

尚書今古文集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五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兼諸第十五

周書六

禹曰康圻內國名 鄭曰康音號 孫云史記衛世家素隱

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說文邠穎川縣漢志穎

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邠集韻又有邠地名即康

也今河南汝州是漢志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分其畿內

為三國都以封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周公誅三監

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遷邯庸之民於維音邑

惟三月哉生魄

魄說文引作霸古鐘鼎作罔莊云易納甲虞三日出庚之形詳古文甲乙篇

馬曰魄音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臚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園洛四方民大和會

書大傳曰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
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
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岐鎬之
城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
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
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 章謙存曰經言大邑指王
都言新邑指下都王都起四年三月成於五年三月下都起
五年三月乙卯成於六年此鄭氏善推伏生年數脗合經文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 後案百工五服

諸侯之百官也說文士事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莊云案正義鄭本洪作鳩

鄭曰鳩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莊云其當為迎詩往迎王舅傳曰迎已也箋云迎辭也聲如彼記之

子之記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

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

小子明當受教訓 謹案鄭注之誤辨見書序說義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鍰寡庸庸祗祗威威

傳曰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惠恤窮民不慢

鮮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

厥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闡于

上帝帝休

莊云釋詁顯代也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與此皆言周之始受命代商本由大王一二邦謂自邠遷岐當

讀二邦句以修我西土句孟子趙注引冒闡于上帝是惟時怙爲句謹案孔傳同論衡同胡廣侍中箴同冒助古通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莊云殪當從禮記作壹同也統一大殷而受其命也左氏古

文劉歆所改不可從

乃寡兄勛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莊云釋詁在終也言康叔往此東土終文武所受之命與厥

邦厥民也

王曰烏乎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江氏

聲云衣讀為殷孫云宅占通度宏荀子引作宏覆乎天宋本

荀子王命作王庭王伯申云衣讀若士依於德之依段借字

別古與辯通周官小宰注故書別作辯辯又通徧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則徧求猶敷求也

馬曰通述也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謹案今民兼治民

者言之宏覆如天君道也不廢王命侯度也周公三王之道

授之康叔兄弟兼師友矣故左氏言大妣之子惟周公康叔

為相睦也王伯申云敷求徧求也別亦徧也由於也

王曰烏乎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後漢和帝詔引作桐矜或作鏗段云瘵俗字

鄭曰刑罰及己為痛病

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父民

長風俗通爾雅郭注引作威古通康漢書武五子傳引作桐顛注通脫輕爽之貌也史記作侗段云今文

孫云天威之明惟誠是備驗之民情大可見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懋左氏引作茂古通

惠順也懋勉也

己女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伯申云應與膺同受也洛誥曰承保應膺承同部字易傳曰容保容應聲之轉

謹案服事也宅度也

王曰烏乎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膏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膏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引此節烏乎作於戲非膏作匪省式作戒非終作匪終膏災作省哉辜作

舉乃作亦段云今文

後案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
離者爾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
不殺異堯典怙終害災鄭注意同

王曰烏乎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左氏荀子引乃大明服江氏聲

肅以次下女封二字當承時字下時是也是女封正對下非
女封又宋本荀子引勅作力若有疾之若作而楊倞注則民

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効上
之急也段云與古文尚書異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

刑人莊云凡言又曰者皆授讀時省文如秦碑大夫字只作夫
二是也舊以又曰入正文讀之非也下並同此王伯申

云則當作刑字形
相近而誤呂刑同

莊宗伯曰非女封刑人殺人者言不得以私意刑殺人也無

或刑人殺人非女封者言女之屬國及大夫卿士專刑殺人
不以告女女亦竟罔聞知也非女封劓則人無或劓則人非
女封義亦然 鄭曰則臣從君坐之刑 孫云古者刑不上
大夫春秋時淫刑以逞未可爲經證鄭氏律學据漢法故以
沒官從坐解經非三代仁厚之政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股罰有倫

朱云司事也
臬司句絕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月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書大傳前刑篇引
又曰茲股罰有倫

莊云不蔽要囚句下當重讀師茲股罰有倫
六字正應上非女封四句又曰二字衍文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月
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王曰女陳時臬事罰蔽股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

女盡遷曰時敘惟曰未有遷事

荀子致士篇引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

先教也宥生篇書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惟勿庸以即子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又云已賊暴虐三者

然後刑可即也莊云罰敵殷彝用句女封二字承有敘時下曰於古通段云遷當作悉遷順義同即次古通

謹案殷彝常法也義刑義殺因時制宜周官所謂重典輕典

不常用也故曰勿庸以即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散不畏死罔弗慙

敬孟子引作罔慙作謙罔弗慙上孟

子說文俱有凡民二字

謹案凡民自得罪荀子解為民自服罪孟子說為不待教而

誅趙注凡民無不得殺之不待君之教令孫云若今律登時

殺死勿論矣說文慙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弟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謹案元惡猶盜首也顯代也長兄於天倫有代父之道故曰
天顯鞠子稚子也弔至也左氏曩括此經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此經言子弟不孝不友父兄亦不得自罪之必於政人
得罪且親親得相容隱與寇攘姦宄殺奪人於貨者異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造

謹案別與辨編通王伯申說是也播當作譖說文譖敷也此
數字衍文授讀者以訓詁字入經耳造字丁疑厥獄字讀爲

乃辨譖
造獄

鄭曰訓人師長 謹案正人卽政人三卿也庶子諸子也諸
節馬注大誓諸受符節有司也乃別譖造漢王尊傳尊曰經
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蓋不循
常典別造非刑者也

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己女乃其速由茲

義率殺

莊云民下疑脫有字念當爲訟訟念古通毛詩傳訟念也箋告也說文深諫也率音律義率謂以義起法非常

法周官所謂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者也凡言義者皆當議之故曰其義刑義殺勿庸以卽

謹案民有大譽者弗以告而以勿庸用病其君是所引進者
皆非善類矣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受顯戮乃我之所大惡
女國中大小臣工有若此者是大背乎明德慎罰之訓矣由
義律而殺之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厭家人越厭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

謹案左氏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宋昭公自
知無道也康叔爲孟侯其所屬之侯伯有不能以道治其家
人或專殺大夫大夫士相殺而不能禁止是大廢王命非德
教可治言當以九伐之法正之也

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教忌乃裕民曰我惟有
及則子一人以懌莊云由猷通由裕句乃裕句懌荀子引作懌
涉呂刑文而誤耳說文無懌字凡懌本皆作

敦陳鄂云敦當
訓終本之廣雅

鄭曰敬忌祗祗威威是也 孫云典常法也由裕道也敬忌
謂明德慎罰也 謹案民統治民者言之下及上後及前之

謂及言女君臣咸能祇適文考則我天子之業以成 莊云
梓材所云用敷先王受命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迪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正義鄭云迪
下讀今不從

孫云爽明也迪道也求終也適善也在存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後案屢當從說文作
屢段云殛當作極

王伯申云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行道也言告女德之說
與罰之道也 謹案此以明之未戾天之降殃責之於躬以

終明德慎罰之旨言宜尚德緩刑也孫云迪作也與亟也數

也

王曰烏乎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

王伯申以遠乃猷裕爲句

孫云蔽塞也敏疾也猷裕方言云道也瑕遐通遠也殄絕也

言女無作怨於民勿用非道之謀非典之法以蔽是誠心丕

乃疾敬德以安女心願省汝德遠慮汝道乃以民安則其德

雖遠而不絕言世享也

王曰烏乎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孫云享獻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山川社稷所謂命

祀也明勉也服命謂七章七命也

謹案高乃聽傳謂聽先

王道德之言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女乃以殷民世享

告唐石經作諾古通

莊云勿替句敬典聽朕告句女屬下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七終

仁和邵順頴校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六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王若曰

釋文馬鄭本作成王若曰段云馬氏所言俗儒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是今文亦曰成王

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

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買

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

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鄭曰成王所言成道之王

謹案馬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是也此後世孔子慮後世有周

公攝政稱王之邪說別嫌明疑而加也詳書序說義

明大命于妹邦

皇清經解續編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六

馬曰妹邦即牧養之地 鄭曰妹邦紉之鄰所處也於諸國
屬鄰故其風言有沫之鄰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
化紉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觀察云茲同必廣雅必敦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王伯申云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官萍氏注引作政古通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
終日大宗已侍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

人飲也又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莊云我民迪句

謹案迪道也周道重稼穡惟土物愛謂不為酒醪以糜穀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納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莊云妹土嗣妹邦之嗣君也爾股肱純言其臣下皆純一也藝黍稷事父兄欲以周道化之也

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虎

白通引以遠服賈用為

句孝養下有飲字

馬曰洗盥也 段云肇敬也 謹按洗滌膜美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

後案羞考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
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鄭曰饋祀助祭於君 謹案介右也爾助祭於公得自擇左
右用燕安逸樂不廢政事此則飲福受胙而禍害不生者也
以上三節言沫土之農工商賈以孝敬爲教值父母喜慶之
事可以洗膳用酒幽風所謂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也其臣工
有養老燕享之禮助祭旅酬之事飲酒亦不爲量非是則崇

飲羣飲矣方重禁酒而列不禁之條者一壞一弛文武之道
所謂作稽中德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謹案棐備也徂往也臣任奔走之事稱徂亦稱往梓材肆徂
肆往是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莊云迪屬上
句畏天顯句

謹案殷道重教天顯天之明命也經常秉執哲知也殷教尙
敬畏相君之敬大臣也有恭臣之敬君上也傳曰崇聚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播于酒白虎通引侯甸任衛作爾伯

傳曰宗工尊官也尹正也亞貳也百姓里居百官族姓致仕

居田里者 鄭曰飲酒齊色曰酒說文酒沈于酒也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傳曰祇辟敬法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莊云厥曠通言顯覆其命

在今後嗣王句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句保越怨不易句誌
惟厥縱以下二十字宜在不惟自息乃逸下不惟誕惟文義
相應與下弗惟誕惟文義同也不克畏死辜句在商邑越殷
國滅無罹句自酒之自古通鼻眉說文眉臥息也从尸自釋
文法又作逸亦作佚說文盡傷痛也从
血聿而聲正義自酒俗本多誤爲嗜酒

謹案言紂沈湎其身顛踣其命不顯於敬民任其斂怨而不
悛荒湛於酒不惟安息逸樂而已又爲長夜之飲以酒爲池
縣肉爲林使男女裸而相逐民無不盡然傷心者乃其心疾
急敖很又作炮烙之刑明知災咎及身下邑都城將底滅亡
而不憂懼不念殷先哲王之明德恤祀一旦而下民怨毒其
政腥臊馨香不登維天不饗喪亂並興酒之流禍如此反覆
咨嗟爲後人監言至深痛蓋悲管蔡之漸染餘風而禍亦不
旋踵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股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段云墜俗隊字莊云撫讀爲撫然之撫

予惟曰女劼瑟股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孫云瑟同必疇鄭作壽圻詩小雅作祈違白氏六帖羣經音辨作宰

劼爾雅固也說文慎也瑟救也 後案股獻臣殷之故家殷

士膚敏者也 鄭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孫云友讀爲

右左右史比近於君故曰友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

朝祭之近臣順壽萬民之圻父謂司馬主封圻之事 馬曰

違違行也 傳曰薄遂回邪之農父謂司徒順安萬民之宏

父謂司空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用之則法制定况女剛斷

於酒乎 孫云劉訶也傳皆釋爲况非也

厥或詰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王伯厚漢藝文志考云漢

人引作女無失段云王莽傳引君爽遇佚亦作失釋文佚音逸古失佚通拘徐錯說文引作柯獻柯搗也江氏聲曰獻

當爲獻說文獻議舉也从水獻與法同意莊云小象獻隸隸變从言尙書古文借泉今文或借獻也孫云殺同隸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莊云又惟殷之

迪句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句

謹案殷道尙教諸臣惟工之涵於酒者乃既往不咎者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數教在寬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縟乃事時同于殺

莊云惟我一人弗恤弗縟句乃事屬下讀

鄭曰斯析也 謹案傳訓斯爲此較鄭爲順有斯謂率教者

明享謂受福保其祿位也 孫云恤收也錫潔也 莊云乃
事節謂殷之諸臣惟工也

王曰封女典聽朕志勿辨乃司民涵于酒

段云書序王俾榮伯
馬本俾作辨辨讀如

徧從詰平來平一作辨平
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

傳曰辨使也 莊云乃司民讀殷民也

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
焉今亡夫困學紀聞引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
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後案王
伯厚此說非也劉向見有脫簡卽應補入且以中古文校今
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圭璧之句想是伏

生別得逸文所無其俄空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
之考轉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揚雄據別本以
爲酒誥亡耳考詳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八終

仁和邵順頴校
桐城姚永綏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八終
尙書今古文集解十六

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七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梓材第十七 周書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謹案大家殷大族孟子所言巨室其有小賞罰辟除得專達

也王謂天子下厥臣請天子之命卿及三監邦君有大事詢

謀之以達于王而後行也

女若桓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莊云女若桓句越我有屬下讀曰字

衍

謹案若桓言順常師師眾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尹大夫旅

士也

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先殺人歷

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論衡引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

謹案疆戕同聲有宥古通開漢避景帝諱

改賢監形相近亂率形相近為化同聲

謹案厲害也徂往皆謂臣也言君先敬勞民其臣罔不從之

其臣之能用輕典以宥過者亦見其君之用輕典以赦過宥

罪也歷廣雅釋詁過也馬云戕殘也上二篇言刑亂國之法

此篇言刑新國之法

王啟監厥亂為民

謹案言王之建牧立監為治民也自此至篇末乃周公告成

王之言其意與詰康叔者相屬故合為一古人文法不拘猶

康誌酒誥之王爲成王而所言仍周公之言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屬說文引作婦云婦人妊

身也汪氏喜孫云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折獄此敬亦

矜字矜寡即孺寡堯典有釋史記作矜詩桃夭序釋民疏或

作矜何草不黃之矜韓詩作鰥古鰥矜同音通用後案廣雅

釋詁鰥身也廣雅引崔子玉清河王誅云惠于鰥婦鰥是妊

身婦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並言之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謹案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

老而無夫謂之寡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合由以

容者謂仁政先及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

謹案效考績也以用也引長也恬安也辟法也言自古王者

立監之意若此無所誅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正義二文皆云敷即古塗

字夏鍊古文四聲韻塗字下引猶作敷莊云隸古定本塗本作敷偽孔讀塗衛包改敷為塗遂失劉向文子及杜林衛宏

相傳之舊案敷當如字讀說文敷終也言既茨丹雘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敷先王受命說文雘字下引周書

曰惟其放丹雘段云古文尙書房本或說文本作敷轉寫者誤之

謹案稽計也詩曰文王既勤止三言既勤以興下先王既勤

也田一歲曰菑陳修皆治也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茨

以茅葺蓋屋也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墍色梓古作杆字

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雘善丹也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 大傳伯禽與康叔

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段云今文家說不必盡合書
義 後案周公丁甯康叔欲其善繼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
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馬木梓爲杆杆有子道此篇命名
獨取梓材者正以杆之樸斲丹腹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
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乎此
則前二篇之詳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莊云毛詩使不
扶四方傳夾達
也此夾亦當作挾與毛詩同挾挾通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
傳又作馭下同莊云說文無傳字凡作懌皆俗改也孫云作
始也享作猶言作享王
伯中云用以也屬下讀

後案此以下乃周公因諸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
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約束也曰今王曰王謂成王曰先
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故能格
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以德和民以終先王所
受命也其時候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
王之時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
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染于舊俗者故以和懌先
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謹案已讀如嘻詞也言建侯衛之意欲其夾輔王室與國同
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奕世卽此意也

後集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結康叔并得成諸侯且
以勉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九終

仁和邵廣穎校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八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召誥第十八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後案望說文作望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後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史記周公行政七年作召誥洛誥鄭從大傳說劉歆三統術及偽傳用史記說鄭云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者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正義以既望為十六日以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乙未溯之本漢志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

部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

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

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

後案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史記索隱豐

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鄭曰相視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

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賦漢人或作畫段云今文之異洛當作雒

說文朏月未盛之明月三日也漢志推得三月甲辰朔三日
丙午五日戊申正義二月乙未而發豐至洛十四日也 後
案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 王氏伯申曰越若詞
也越若來三月五字爲句逸周書世俘篇漢律志引武成篇
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文法與此同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鄭曰汭隈曲中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鄂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郊山以
爲天下之大濶乃位五官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後案
古者大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

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郭方七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郭郭也
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下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
也郭出畿外五十里必不然矣孔鮒注五宮宮府寺也大廟
后稷二宮祖考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建觀于新邑營

段云翼當作翌下同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 謹案下文郊社之
事王親主之洛誥亦云恭禱子來相宅則是時王亦至洛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疏曰丁巳月十四日也 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
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正義告天不
言告地告社不言告地稷皆省文也不言告廟亦省文也

孫云洛諸言騂牛此時尙稱殷禮用白牡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後案舉社以見稷也傳謂

社稷其牢又云句龍后稷祀爲社稷皆誤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

謹案三月甲子二十一日也距乙未三十日傳曰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之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

湯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思齊箋引越乃

御事無

自字

鄭曰召公見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後案王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摯見之幣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陳王及公之意 蔡氏曰誥告殷民其本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烏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乎曷其奈何勿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

段云瘵俗字爾雅郭注引作瘵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瘵

字莊云智當作知藏當作瘵

鄭曰鰥病也 傳曰賢智隱藏病民者在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

莊云猶文知疾相近知當爲疾

害也徂讀爲狙伺也

莊云夫猶此也民攜持其妻保抱其子以哀呼天而此在位

之病民者惡其害已伺其逃亡而出執之 孫云知匹也夫

知猶言匹夫

烏乎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段云墜俗字當作隊下同

鄭曰面猶回向也 孫云子字也格升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烏乎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段云小徐本說文引不誠于小

民無能字

今休王不敢後用願畏于民段云說文石部𠄎𠄎也从石

又山部𠄎字音義𠄎同品部𠄎字讀與𠄎同多言也音義與𠄎別王伯厚誤為一字江氏聲云漢人以願字屬上讀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迄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論衡引作初服厥命
莊云今文脫乃字東

晉古文脫今
厥命三字

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斯天
承命

孫云貽俗字當作詒知誦也張詞也谷制字與知字形相
近而誤王其德之用斯天承命爲句王伯申云用以也

謹案左氏春秋言成王定鼎于郊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

所命也史云周過其歷秦不及期故召公反覆于天命之修短而歸本于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朱武曹曰小民乃惟刑句刑注也

潛夫論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歷數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莊宗伯云周道親親尚道尊賢商有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命哲不迷也成康守尚德緩刑之戒故天下安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厲幽壤之而宗周滅矣雖有東都命歷安得如夏商哉

拜手稽首曰子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 莊宗伯曰召公稱予小臣周公未嘗稱臣緣成王之義不敢臣周公也讎匹也讎民謂二王之後友民友邦之君威命刑法明德禮教也未猶終也成命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詩頌所謂昊天有成命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 蔡氏曰奉璧幣卽上取幣以錫屬公而旅王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四十終

仁和邵頌
桐城姚鼐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九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洛誥第十九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莊云復白也辟法也禮盛德記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

謹案荀卿伏生諸人說周公攝政致政之謬辨見說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謹案基始也謀也基命定命詩頌所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弗敢康夙夜基命宥密者也如弗敢及即夙夜宥密

也允嗣保安也或云太保召公也其謀作民明法制制作禮

樂之事

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禹貢疏澗俗字當為塵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

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

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說之 傳曰卜必先墨

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澗水東今洛陽將定下都遷殷頑

民故并卜之 後案河朔黎水謂黎陽也續漢志魏郡有黎

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北續志又云洛陽周

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

佻來以圖及獻卜

羣經音辨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段云此賈氏據未改尙書釋文采入者佻俗字下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侂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壽言

鄭云侂來來者使二人也 馬云貞當也 莊宗伯云二人文武也正義拜手稽首施于極敬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謹案作周匹休者言制度與鎬京相匹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王曰秩序也 諸
案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時洛邑初造禮樂未制故先用
殷禮也威秩無文者如以密高爲中嶽之類翟方進傳引此
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威祭之是也

于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

莊云日記功之曰當爲越越記功句宗以

功作元祀句

謹案宗以功作元祀者孝經詩序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此周公以義創夏殷所未有也明堂之禘惟文祖烈
考配位在堂上與享者十亂文母亦在臣位所謂受命篤弼
在功載者也惟命曰者成王命周公與享明堂若商阿衡之

與享于大禘也俗儒遂以為成王賜魯郊禘矣

乃女其悉自教工

教工大傳作學功謹案學从日聲與教效同類異部可假借壁中書孔馬鄭本不可見于

肅用伏生訓改其文也

莊云大傳引此作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白虎通

釋名皆云教效也是今文雖作學亦讀胡孝反同東晉古文

說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曰大學在中央天子

所自學也又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此言明堂為天子所自學學讀如字 王肅曰此其盡自教

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同 謹案伏生蔡邕王肅三說大義

略同大傳當得本訓此汝周公謂成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爰延上封事曰其朋其朋官
憤所與也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段云燄燄左氏傳杜注及唐石經作炎炎不知

此字衛包所改梅福傳引作庸庸蓋今文本炎庸木雙聲

傳曰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往新邑俘嚮卽有僚明作有

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

段云作當作平嚮當作鄉

傳曰若彝謂順常道俘鄉卽有僚使臣下各鄉就有官汝永

有辭長有美譽于後世

公曰己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正義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獲乃時惟

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

頒說文引作放莊云朕當作佚古文

以爲訓字暇當作瑕乃當作適說文適驚聲也或云適往也讀若仍經典借作乃蒙卽靡之訛七在反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句子不敢廢乃命句不暇不永之不讀不餘如字乃是之乃讀仍餘如字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技之言也獲勉

也 莊云頒訓不暇謂布文武之大訓遠也仍是不寢謂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也不永永也正父謂公卿三事大夫若順

也 孫云毛詩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雋孔以正父謂武王不通古義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段云廣雅釋詁農勉也章云農厚也孫云明勉也傳云裕寬
裕戾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大傳烈上有德字答作對四方上
有萬邦二字民下無居師二字

王石臚曰明勉也釋訓登登勉也禮器鄭注登登猶勉勉也
詩江漢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登登文王令聞不已也

謹案公言明農言自勉勉也王言公明保予言勉輔予也
居師言四方民之居洛師者

博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謹案謂肇舉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大禮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迂衡不迷

段云旁古文尚

書作方此衡包以今文改古文也廣雅方大也迂釋文馬鄭王皆音魚遷反魏文帝紀漢獻帝詔引御衡不迷段云古文作御偽孔讀為許衡包改為迂謹案漢讀以御衡不迷為句孔傳以不迷屬下讀今不從

鄭曰稱上曰衡 謹案御衡不迷言致太平而風雨時節即

堯典烈風雷雨不迷之義也

文武勤教子冲子夙夜愷祀

莊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子冲子夙夜慎祀者也中庸所

謂成文武之德

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

謹案言公之功備道于甚厚予無不順是此答篤教乃正父罔不若之言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莊云子小子其退即辟句于周命公後句

莊云退逸循也言少緩也 謹案言當逸循就法于周謂成

周命公後謂封魯公以為周公主封凡蔣邢茅胙祭為襄內

子入為王卿士也章謙存引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

伯禽弟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伯申云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云

說文引亦未克救公功今從王讀

鄭曰救安也 謹案迪適也適聿也言四方致治未定于祖

宗祀典亦未成公功聿大其後猶言克開厥後謂大封公諸
子士事也師工眾官也言入爲卿士監我治事之眾臣以大
保文武所受命民世爲疑丞輔弼以治內也春秋有宰周公
凡伯祭公祭伯祭叔皆周公之後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書祭公解公無困我哉漢書元后傳杜欽傳引公無困我蓋哉我形相近而

致亂也

謹案定謂公定宅也往卽退卽辟也肅進將大祗敬歡樂也
敷厥也康事安民之事公勿替刑言公自制法而舉行之以
答予不敢廢乃命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宏朕

莊云朕當作佚古文訓下考朕與朕同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句大傳日以揚武王之大烈訓是今文本

作訓也段氏孫氏俱采之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烈威

也

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段云

恭孺子之恭孔訓奉字本作共衛包改之莊云恭孺子來相宅句其大惇典句殷獻民屬下讀

莊云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即召詰所謂庶殷丕作是也故

曰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孫云曰同吹說

文云詮詞也釋文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莊云朕當作訓

鄭曰成我所用天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佻來茲殷乃命甯予以秬粳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謹案鄭以乃命甯爲句今不從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又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王命周公攝主祭故以秬粳二卣周禮廟用卣精意以享曰禋蔡氏以敬則用祭器以秬粳爲賜周公則文侯之命江漢之詩皆以一卣且亦賜之以祭告其前文人也鄭以爲告五帝

太皞之屬非也周官上公之禮再禘而酢鄭注為宗伯舞笙
瓊瓊瓊祿王與后賓乃酢王亦非此禮也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俘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莊云自當作舉周書祭公曰女無以戾
罪疾孔電注罪疾謂己所行是彼亦從

洛誥讀自矣不必破字朕當
作訓厭唐石經宋岳本作厭

馬曰厭飲也 謹案此禋祀椒辭曰殷乃引考殷乃承敘順

王瑟殷之意曰萬年厭于乃德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順二

王保佑子孫祈天永命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釋文傳及馬以王在新邑絕句鄭讀王
在新邑烝正義鄭以烝祭上屬後案釋

文鄭讀脫祭字莊云烝蒸通禋祀
用燎非冬蒸之烝祭歲屬上讀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漢

律志引作策非
云駢當作雉

鄭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
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造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
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
各特牛也 莊云夏時初歲祭郊也此歲祭卽禘也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此蓋先郊後禘郊以稷配天禘以文武配上帝
曰烝者周禮所謂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禘嘗之禮當是
五年一禘而周頌無樂章可考或卽雖歛我將祀文王子明
堂曰維羊維牛此用特者蓋變禮也周公不之魯封伯禽以
爲周公主魯于是有六廟亦變禮也鄭以此爲禘祭文王
王于清廟恐未然矣成王以七年十二月初至洛邑至則

文武於廟命周公後成王本欲于鎬之辟雍命公後而以程
邕二自使周公于洛之明堂告太平于文武以明公功且言
己不敢當之意周公則以赫殷之事爲成王命己者至于本
平制作乃王之成績非臣下所敢專故成王卽以其年十二
月至洛也成王祀于新邑成秩無文宜先郊後廟而以十二
月告文武于廟八年正月朔且冬至祭天者蓋以命公後而
告文武于中宮與時祭異故用特牛蓋戊辰烝祭歲兩郊之
祭卽夏時之正月肩髻初歲祭也入太室禘明堂之祭也戊
辰爲八年之元日明堂特祭文武告周公後爲七年十有二
月自是二事對歆卹康成說俱非也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
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年夏之仲冬始于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

後案傳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術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大傳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年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幾而三年必有一閏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也

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禘

莊云殺當爲秉古文禘與秉形近而誤格假假古通王賓秉禮句咸

叔句釋文王賓絕句殺禮絕句一讀連咸格今不從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 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

賁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莊云王賓二王之後乘
禮卽奉璋也 嘏王致嘏辭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室中二禩
以此祭文王武王王初禩各一王賓亞禩亦各一詩云股士
膚敏禩將于京是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謹案命公後作冊在成王卽位之七年十有二月戊辰烝祭
歲爲八年之元日史先書郊祭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
不敢過其數也 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

謹案誕保文武受命謂武王崩後周公總百官喪畢定東土

建侯衛作洛邑以終武王之志至此制作禮樂告成太平凡
七年也蓋武王崩踰年成王卽位稱元年此七年卽成王之
七年也若周公踐阼稱王改元紀年之邪說自孟子沒後大
義乖反皆託洛誥復辟明農之文而不察其本訓馬鄭諸儒
又從而播其狂瀾莊先生旣辭而闢之余復順經文疏通證
明之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一終

仁和邵順頴校
桐城姚永槩校